

这一周

聚焦

## 浙江90后创业群体加速成长

浙江省工商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新设立小微企业数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在册小微企业175.3万户,新设立小微企业7.5万家,同比增长15.8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册小微企业创业群体中,90后正在加速成长。数据显示,新设小微企业中,1990年后出生的创业者占比已达到18.5%,比两年前增加了5.6个百分点。1980~1989年出生的80后创业者则占38.0%,比两年前下降3.6个百分点。

省工商局相关人士分析称,按照这一增长趋势,预计到2022年,90后就会成为创业群体的主流。

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与创业前辈相比,90后选择行业相对集中,批发零售业因市场准入门槛低成为90后创业者首选,其次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作者:董碧

《中国青年报》2018年5月14日第1版

## 海宁学前教育“高配”有方

在海宁市的东南角,新成立的马桥街道建起了一片新农村社区。小区对面同步新配套了一所桐溪幼儿园。

海宁近几年通过扩大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健全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仅高配,而且有方。

《海宁市“十三五”幼儿园布局建设规划》是海宁历史上第一份以学前教育为主题的专项规划。按照该规划的蓝图,“十三五”期间全市将规划建设幼儿园26所。而实际上,海宁之后又新增了8个幼儿园建设项目。

现如今,海宁公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5%,所有新增项目正如期推进,扩大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走在了浙江省前列。市镇统筹、专项扶持是该市多年来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的基本思路。据统计,2017年,海宁学前教育财政性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达到8.6%以上,创历史新高。在给出财政红包的同时,海宁还加强经费监管,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教育投入不仅仅停留在校园硬件上,提高教师待遇水平、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海宁的投入同样不小。按照规定,在编教师享受与中小学教师相同待遇。非在编教师,基础性、奖励性绩效工资不得低于在编教师的80%。

作者:蒋亦丰

《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13日第1版

## 常山引外地名校为当地教育注入活力

从口碑平平到教学质量位居全市前列,常山育才中学没有让全县人民等太久。从2014年8月加盟省内著名的民营教育集团——浙江锦绣育才教育科技集团至今,这样的变化只用了3年时间。

事实上,此前几年常山教育发展情况并不乐观: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出常山就读了,许多人去外地买学区房,骨干教师被挖走……

常山县委、县政府下定了决心要办一所自己的名校,扭转县城学校和市里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如何办名校的问题上,常山选择了走引进杭州名校这条捷径。

公办学校对接难度大,就从民办学校入手,将育才教育集团的教学模式、管理方式引进到常山县三衢中学,并更名为常山育才中学。随后,标杆高了,执行力强了。随着工作一项项推进,改革的成果逐步显现:实现全国数学联赛一等奖零的突破;成立了一个名校长工作室、两个名师工作室……

“常山育才中学的崛起相当于在我们常山教育的‘水池’里放了一条鲑鱼,将一池‘死水’搅活了。”常山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洪云海说。

作者:董鲁皖龙 樊秋仙

《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16日第3版

## 大数据应用给衢州二中学生精准减负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衢州第二中学在高一年级全体学生中试行网络作业。由学校21位各科教师组成的团队开发题库,学生们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答题,系统将自动批改并将错题全都汇总到每个学生各自的错题集中。

今年1月,衢州二中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学数字化学习中心,集多个分析系统、裸眼3D、物联网控制系统、智慧学习环境等于一体,整合了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学生们能在这里享受特别的学习体验。对于教师来说,在中心上课的教学过程、学生回答情况和教学资料都会生成课堂笔记,所有过程也都会在后台汇成各类大数据,得出学生所学知识的薄弱环节,并依据每个学生不同的薄弱点推送个性化作业与强化练习,为学生量身定制错题本,提高学习纠错过程中的命中率与效率,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学习和精准教学,高效减负。

记者了解到,在衢州二中,教育大数据不仅服务教学,而且也应用于学校的各个领域,改变着校园全生态。

作者:吴斐斐 严红枫

《光明日报》2018年5月12日第4版

## 高端制造业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 新工科学生培养应跳出“象牙塔”

日前,教育部认定了612个项目为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在推进新工科建设上持续发力。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新工科”的大讨论也持续进行,大学在对于新工科的认知上,时有新发现,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

热闹之后掩卷深思,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对新工科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教改举措,到底是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上修修补补,还是“凤凰涅槃”?是基于“老工科”打造升级的2.0版,还是诞生于新时代、脱胎于新要求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生态?“换汤”和“换药”是有本质区别的。

新工科是学科交叉的产物,突破高校在学科交叉上的制度瓶颈和行政壁垒,是新工科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伴随新工科的出现,很多人会发现,对一些具体的学科,难有精细定义。可以说,学科交叉,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工科建设最普遍的共识。

但是,由于既有的大学治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框架的束缚,学科交叉融合言易行难,目前,大多数高校在人才引进、研究生招生、职称晋升等几乎所有的环节,都难以在交叉上破题。当然,还有行政上的壁垒。一般情况下,大学都是依据学科来划分二级学院,例如“机械学院”“材料学院”等,每一个二级学院都在按照自己的规矩运行,想互相走动合作一下很难,因为考核的规矩不一样,功劳簿记账的方式不一样,生拉硬扯的“合作”之所以不能持久,其根本原因是合作者“各为其主”。

目前,在跨学科交叉合作方面做

得比较前卫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其大致的做法是:组建一系列跨学科委员会以及建立学部制度,有效整合学术资源,跨学科委员会统筹审批和承担重大合作研究项目,积极扶持和培育新的学科交叉的“宠儿”,有的逐渐演变为学科核心,甚至独立建系。还有一个堪称典范的当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学生们来自各方面,各种奇才异智云集,有几十个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小组在一起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是不足为奇的。

可以说,本土高校推进新工科建设,需要破的题很多。虽然有的高校也在不断尝试“实验班”“创新基地”之类的模式,但往往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学院归属、文凭究竟谁来发、学生究竟谁来管、课程编号如何编目等老套的路子上。

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封闭训练,如何去要求培养的人才能够一脚踏入社会,而不会茫然不知所措?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新工科,意味着他们要有满足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要技能,获取知识和可持续学习的能力,具备与社会进行无缝结合的能力,以及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自我塑造的能力等。只有将这些内容春风化雨般地融入新工科的教改中,构筑自适应的新工科建设模式,才会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和源源不断的活力。

由于技术更新和迭代的速度日新月异,技术的精细化和集成化趋势加快,使得学校在课本上表达新技术的

手段相当缺乏、反应迟缓,加上学生们在工程事件中学习的机会也不多,从课堂到课堂,已经不能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

因此,推进新工科建设,首要之举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盲目地热衷于赶时髦,而是要有秩序、有规划地布局专业,并制订对应的人才培养计划。

新工科是全员的新工科,是全方位的新工科,是全新生态的新工科。要让学生们在新工科的生态系统里尽情地“玩耍”,尽情地施展才华、得到锻炼,而不是填鸭式的课堂和近似无聊的说教。

能够把不同的技术、不同的零部件、不同的人员组织起来,最终建成可使用的产品,就是工程师的能力。

所谓的“新工科”,就是除了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还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训练、熏陶、提升除了书本知识和工艺技能之外的综合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工程师素养”。

例如,大飞机C919的生产,能够把不同的技术、不同的零部件、不同的人员组织起来,最终建成可使用的产品,就是工程师的能力。另外,工程问题的解决,一定是诞生在特定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的,需要“约束的思维”。工程师除了琢磨技术,很多时候也要算经济账,也要充分考虑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的可行性,要把“创新”和“异想天开”区分开来。到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后,甚至还要顾及人伦道德

和法律层面的约束,等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程师摇篮,他们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就是注重学生的沟通能力,认为这是工程师的一个重要特质。法国、德国的一些培养工程师的大学,对学生的挑选和培养几乎苛刻,属于精英教育的典范。他们给外界的直观感觉就是平时的任何学术与非学术活动都注重团队精神的养成。例如,课后作业很多是由小组集体完成的,教学队伍中一半以上的企业兼职教师,还有有效的校外实习安排。

记得钱学森的老师、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曾经说过,“科学”的意义是发现和探索既有的世界,而“工程”是用来创造新世界的。其实,新工科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工程,是一项超越于自我和狭隘的革新和改造的过程,需要的是参与者高度的“自觉性”。

新工科教改的推进中,必然会出现阻力。以传统机械工程为例,且不说3D打印是否会取代车钳刨铣,传统的工科教学模式和内容不是不可变革的,但难的是变了以后,实验室和教师怎么处置?相应的行政和考核体系如何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对于新工科的“认知”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面对的问题,新事物的养成非一蹴而就。新工科的建设需要水滴石穿,唯有脚踏实地、壮士断腕甚至刮骨疗伤,才能持续前行。

作者:张 轮

《文汇报》2018年5月11日第6版

说吧

## 如何看待“高考工厂的成功”

近期,一段采访河北衡水中学学生与家长的视频流传于网络。有学生表示,高考结束后最大的心愿,是能慢慢地“啃下骨头,吃条鱼”。

用“争分夺秒”来形容衡水中学的学习节奏一点也不夸张。视频里,一位学生看了手表,说自己从教室跑出来到吃完饭只花了8分钟。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啃下骨头,吃条鱼”的确堪称奢侈。

近年来,在高考前后,河北衡水中学、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等“高考工厂”被媒体集中关注,几乎已成惯例。这些知名中学成为应试教育的符号,并不冤枉。衡水中学的教育模式被当成一种经验被全国许多中学学习,而该校也利用其知名度大建分校,甚至远到云南。

衡水中学最引人瞩目的符号,无疑是快节奏、高密度的教育方式。衡水中学的教育被认为扼杀了青少年的天性,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宗旨。

讽刺的是,尽管舆论常常渲染“高考工厂”光怪陆离的图景,但却丝毫没有削弱其社会认可度。衡水中学模式满足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朴素追求。正如视频中受访家长所说的,他们没能让孩子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上学,更没有经济条件把孩子送到国外。衡水模式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受教育权的机会平等。这也是力挺衡水中学的最常见话语。

人们理解衡水中学,也因为感受到了推动教育变革的沉重阻力。衡水中学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即使人们想象中最应该站在“衡水模式”对立面的大,在事实上也表达出对其默许。北大、浙大等名校不吝授予衡水中学“优质生源基地”牌匾。从这个层面看,衡水中学的毕业生至少为国内一流大学所认可。

很多人认可衡水中学的价值,是从高考升学成绩令人满意的立场出发的。换言之,在把孩子送往衡中的家长眼中,他们对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并没有情感上的偏向,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结果——让孩子考上最理想的大学,衡水中学满足了这一点。

但是,令人怀疑的是,究竟是衡水中学真的在应试教育领域有独到的表现,还是“衡水模式”本身造就了衡水中学的成功?随着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在省城范围取得压倒性优势,获得源源不断的优质生源,其高考“一本”上线率高企就是大概率事件,堪称优秀学生的零和博弈。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超级中学试图对外复制其模式、大办分校时,鲜有获得同样量级的成功案例,而更多成了当地房地产开发商的营销策略。

衡水中学的表情是悲壮的,也容易让身在其中的人感动。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感动而放弃了对更高教育境界的追求。

作者:王钟的

《光明日报》2018年5月15日



## 别让特长生变“特困生”

王 铎 绘

《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11日

## 不能把家长变成“编外教师”

如今,社会对孩子的教育愈发重视,家校共育理念不断普及,但在一些中小学,从批作业到课堂值日保洁,再到监督学生考试,在家校共育、家校合作过程中,家长与教师之间的责任边界趋于模糊,家长正在成为一支随时随到的“编外教师”队伍。

家长变为“编外教师”,是对家校共育的错误理解和执行,非但不利于建立良好家校关系,给孩子完整的教育,而且会导致家校关系紧张、增加家长的焦虑,同时也把孩子包围在知识教育中,加重孩子的学业负担。

家校共育的理念没有问题,但近年来被念歪了经。有的学校直接给家长布置批改孩子作业、签字的任务;有的还要求家长到学校监考,和孩子一起自习、上课。这些做法是把家庭教育变为学校教育的附庸,混淆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责任。

家庭教育的责任,主要是通过父母和孩子的共同生活,陪伴

孩子成长,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但是,当家长变为“编外教师”之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变为为了分数关系、成绩关系;家校共育,就完全围着知识教育转,不关心知识教育之外对孩子人格、身心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的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存教育等。有的父母会为不能辅导好孩子作业而焦虑;有的父母在忙完自己工作后再忙孩子学习,不堪重负。这导致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养成。有的学生没有从小培养起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能力,一旦离开父母的监督,就不知道怎样自主学习、自主管理。

这样的家校共育,从根本上说,极不利于教师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比如,没有师范教育经历,也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家长,会质疑教师的教育方法不对,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说三道四,由此导致教师在教学时束手束脚。

家长是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和监督的,我国教育部也要求中小学、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但目前看来,我国中小学的家委会职责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界定。当前不少学校的家委会,过多参与教学事务,较少履行监督学校办学的责任。

明确家长与教师的责任边界,一方面,需要依法治教,规范学校的办学。具体而言,教育主管部门应明确规定中小学不得给家长布置批改孩子作业、签字的任务。近年来,北京、江苏、宁夏等地,已经出台了类似规定。另一方面,则需要学校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中小学要建立健全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明确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在学校办学中的责任,这是构建良好家校关系,让教师是教师、家长是家长,推进家校共育的基础。

作者:熊丙奇

《北京青年报》2018年5月16日